

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“木村君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海严袭击他，是因为木村侮辱伤害了他的家人。只是语言沟通上存在障碍，才使庞嘴村保长听成了杀死梅子。这个保长就在这儿押着，要不要让他进来？”

木村已经站起来，点了点头，又赶紧摇了摇头。

“把他们统统杀掉！”梅协气恼地说。

“木村还是留着吧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一定要把保长杀掉！”

“哼！”梅协很不满意，晃了晃肥胖的身子。

43 “生死珏”现身

木村看了贾勋一眼，十分感激他。
“第二件事也很重要，请司令官慎重考虑。”

“说吧，只要我能办得到！”找出了凶手，梅协觉得很解气。

“请司令官放了海严，还有梅子！”

“什么？不行！欺人太甚！”

“梅子是个好闺女，海严是个好小伙，放了他们吧！”

“这事儿请贾勋君不要说了。我成全他们，等梅子伤好后，送他们回国。”

“兵荒马乱，司令官认为他们能安全回国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停了一会儿，贾勋叹了口气，惋惜地说：“司令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，我用一样东西换他们自由身，如何？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梅协问。

“生死珏！”

听贾勋说出生死珏三个字，梅协吓了一跳，他反应很快，瞪着眼问：“生死珏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会有？”

贾勋意味深长地看了梅协一眼，说：“什么叫生死珏，开始我并不知道。你派我去规劝段寅时，有幸见到了皮定均，是他让我注意一下什么是生死珏。实际上我并不在意，因为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但当贾虎向我报告，你派木村到汤王庙盗挖宝物时，我就猜想可能与生死珏有关，这样我才开始留意了。”

梅协认真听着。

“在下斗胆冒犯，司令官精通中国文化，应该知道损毁、盗挖宗祠寺庙，按佛教是属十恶的，当招致地狱、饿鬼和畜生这‘三恶道’苦报的恶业，佛经中说：‘起罪之由，为身、口、意。身业不善：杀、盗、淫；口业不善：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；意业不善：悭贪、嗔恚、邪见。是为十恶，受恶罪报。今当一心忏悔。’”

梅协有点儿不自然，瞪了木村一眼。

贾勋拱拱手，继续说：“得罪了。按古代刑法，也是十恶不赦的。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恶逆、不道、大不敬、不孝、不睦、不义、内乱，都是不赦之重罪啊。”

梅协的脸憋得通红。

“对不起司令官，在下扯远了。你让梅子查找古玉，特别强调是商汤祭祀用的古玉，点名非要璧、琮、圭、璋、琥、璜，我就推断这就是皇军要的生死珏。”

“生死珏在哪里？”梅协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生死珏真的那么重要？”

梅协未置可否，只是说：“你把生死珏给我，我放他们俩出来！”

贾勋朝杨春招了一下手，有两人抬进一个弹药箱，直接放在八仙桌上。梅协瞪大了眼睛，瞅着木箱。

贾勋平静地说：“司令官，请您再次保证放两个孩子出来。”

梅协急切地说：“我保证！”还举起了左手。

贾勋说：“在下虽然是皇协军司令，但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军人，虽然在百姓眼里那是伪政府，是伪军。”说着，他脸上有了悲戚状：“请司令官原谅！我答应了皮定均，如果找到生死珏，决不能给日本人，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宝！”

“那你是怎么找到的？”

“不是我找到的，是梅子与海严找到的，是我拦下的。请司令官不要怪罪梅子，因为我是她的救命恩人。”

“明白！”

“至于怎么找到的，你可以问梅子。”

“梅子是知书达理的人，这是我这当哥的喜欢和敬重她的地方。打开看看吧？”梅协欣慰地说。

杨春掏出匕首，撬开了木箱，一股霉味散发开来，里面用旧报纸卷着器物，周围塞满了麦秸。梅协拿出一个大的，打开报纸，是玉琮，上面粘满了泥土，还有一股腥臭味。

“从古墓中挖的？”梅协闻了闻。

“不是挖的，是梅子和海严碰巧找到的，在伊尹一个后人简陋、垮塌的墓穴里，是与尸骨放在一起的。”

梅协听到这儿，就把玉琮包好放下：“我们带回去，马上放人。”

贾勋把手放在木箱上，说：“司令官，鄙人认为不妥。东西还是先放在这儿，人放了再搬走不迟。”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这么多年，你还是第一个敢问这个问题的。”方南国犀利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曾毅。

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一切时间与空间，曾毅头一次见到如此犀利的目光。这一刻，他甚至觉得自己完全暴露于对方的视线之下，没有任何的秘密，对方了解他的一切，掌握他的所有。

“那是他们怕问错了，得罪了你这个书记。在他们眼里，只有自己的前途，这哪是治病救人的态度。不问伤怎么来的，又怎么能治好伤。”冯玉琴说起

38 给年轻人加担子

这个，忍不住有些生气，“老方你也是，讲讲又何妨？你不讲，我来讲！”

“十年动乱”期间，方南国一家都被关进“牛棚”接受改造，他白天干活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写检讨，时不时还要被拉去接受批斗。在一次批斗大会上，方南国被推下了台子，后背刚好摔在一个石头棱上。

在那个年月，就算受更严重的伤，也没有人愿意为一个被改造分子请医生，方南国只能忍着后背的剧痛，继续坚持干活，接受改造。那种刻骨铭心的疼痛方南国至今难忘，所以他从不提这段往事。

冯玉琴讲完这件事，眼角忍不住又泛起泪花，她拿起纸巾轻轻在眼角拭了拭。

方南国的双手，突然放在大腿上摩挲了两下，思绪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动荡的年代，他说：“讲一讲也好，让这些年轻人都知道知道，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，有很多人为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”

曾毅沉默了良久，然后抬头注视着方南国，目光中充满了坚定：“方书记，我在这里向您保证，一定将您这个老伤治好。我不能让您为革命奉献一生，最后还要承受这种痛苦。”

“好啊！好好好！”冯玉琴连道了几声好，高兴地说，“曾毅，我就知道你这么做。”

方南国一生听过无数奉承的话，但曾毅的这句话，他能切实感觉到绝对是真心话。此时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泛起一丝丝涟漪，说：“年轻人，好样的，好样的！”

冯玉琴接过这句话，说：“像这样的年轻人，以后就该提拔。”说着，她一指邵海波，“这是曾毅的师兄，上次为了治好我的病，冒险把曾毅带进了病房，还差点儿被医院处分。像这样有担当、有情义的年轻人，就应该提拔！”

往常要是冯玉琴这么讲，方南国肯定都会厉声呵斥，可今天他很反常，竟然没有生气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像什么话，南江省委是你冯玉琴开的吗？”

说完，方南国拿起茶杯：“我去书房，你们继续谈。”只是在要上楼的时候，听见他感慨了一句：“还是年轻人好啊，有活力，是要多加一加担子！”

曾毅没入过官场，所以不怎么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但是一旁的邵海波开始激动起来，领导说要给你加担子，那不就是要给你升官吗？

唐浩然这个官场老手，一听这话就明白了，他朝邵海波投过一个恭喜的眼神，这个邵海波还真是命好，跟着曾毅来做一趟复诊，结果手都没动一下，就捡来一个升官的机会。

冯玉琴鼓励了两句：“海波啊，以后

要好好干！”

“是，冯厅长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一定在您的领导下，将省医院的事业做好！”邵海波站起身来，激动地表着忠心。

冯玉琴推荐邵海波，并不是心血来潮，每次只要有机会，曾毅都一定要让邵海波表现一番，那点儿小心思冯玉琴早就看出来。在她眼里，谁来做省医院的院长其实都一样。现在方南国的病还需要曾毅来费心治疗，这举手就能帮到的忙，为什么不帮？

“老方在书房里看书，必须喝我自煮的咖啡。”冯玉琴站起身来，“小唐，你替我送一下曾毅和邵海波吧！”

从省委一号楼出来，唐浩然就说：“邵主任，今天晚上这顿酒，你可是逃不掉了，必须由你来埋单！”

邵海波连连点头，此时他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啊，他高兴地说：“地点就由唐秘书来选，咱们不醉不休。”

“哈哈，那就君悦饭店吧，我来安排。”唐浩然哈哈大笑，“别人的喜酒我可以不喝，但邵主任的喜酒我是一定要喝的！不对，现在应该叫邵院长了。”

“还不是，还不是。”邵海波摆着手，他暂时还不好意思承认。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